薰畯堂雜著摘抄

陸粲 字思豫 上海人詹事文裕公子也

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開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愚以爲此固天命 聖神爲千古除兇爲百王雪耻無足異者但 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内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 高皇一人而已

孝康敬皇后張氏　孝皇配也　孝皇平生無別幸
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
奏其侵民業爲庄田者　上命司禮大監蕭敬刑
部佐郎屠勳大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勳等俱秉
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發敬復命於內廷適
當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
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
呼敬曰纔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
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辨未嘗聞于外
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
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爲壓
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曰不下忽
一日　上退朝入內忽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
同官一人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
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
銳爾汝可論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
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爲　上倚任甚
切公久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剿忠宣公大
夏爲　上所信任特晚其代言于　上一日忠宣
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　陛下姑放歸以延

其生　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兒之言耶忠
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兒臣言爾
上即曰汝爲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
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去意卒于位

論治者顧欲禁奢以爲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
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
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
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
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
者將欲使一家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
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
爲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爲生者也何者勢使
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
杭之民有不耕耒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
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
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
舫肩輿珠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
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饗者又知其幾故
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
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

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蠶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爲而禁之若參軍紹金衢之俗最號爲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爲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易爲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爲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爲小蘇州海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頗易爲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特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爲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徙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

同朝雅相敬愛劇壯人器慶嚴毅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爲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說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綱一條而無錢可貫獨柰何哉士林傳以爲雅謔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久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爲不逮相業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甲例取三名稱曰即授翰林修撰餘俱授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稱禒之曰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權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

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授河南汝寧
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来
勘太守方宴畢即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
初政當一審鞫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
遂爲此娠白其冤復審知此娠入獄未久計得夢
時其娠尚未獲罪也去凶事前定類如此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内閣典機
務禮絕百僚人稱爲宰輔自設科以来由狀元至
内閣者尚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鼐少保
陳公循太傅尚文毅公嘉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
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大保費文憲公宏太保
碩文康公閣臣俱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即費文憲
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曾彦登第時年五十四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自周
以来不設專官爲大臣兼秩俱文階之極也

本朝自

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爲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爲
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爲大臣加官
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遥
次加之文臣内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

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殁則方以三公爲贈官天下政権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此

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爲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褒忠定公義儀忠襄公銘王端毅公恕内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貢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塲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爺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爲館閣名臣所著有匏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姿容心

悅爲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竊通意於公公恐見
汚乃求見其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
不言及後其女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
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
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剔盡
謾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黃金
都是眼前花時来一似風行草運退真如浪捲沙
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尋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
亦有意趣可誦及易簀時口占一律云了却平生
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
閒花土一坵夢短夢長終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
千今大寐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凄婉聞
者爲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
開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
買不回有藥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
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俱直寫性情不假
脩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
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

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兌却何桐江釣烟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鮮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若干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春題請乞分科　詔行之是年雲南鮮額增至四十名貴州鮮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鮮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　朝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　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　詔增至九十名　本朝慎于舉士顯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　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爲比嘉靖

初大師大學士楊一清號滄菴家君嘗受業者才畧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猶皆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爲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　上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伴問曰我記汝亦魯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亦細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公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詆正猶覺太峻雖干此恐不能當児勢位顛頡者乎第楊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盛時事也近世一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爲回諱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能受正言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古誼不復二公遺響遐哉不可及矣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无切借龍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

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盡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眷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當輿恐遭斥逐乃錄公君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顧公無吊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隔波及汝父耳汝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大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其舅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壯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壯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壯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憂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齒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後之君子猶或宥之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来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也我 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 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每歲逢 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制古者父在而母服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爲罔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改服斬衰沿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 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爲祖母不承重尚沿舊制爾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母在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壓於嫡母之義也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母同於義垂矣且我 高皇嫡庶之辯甚嚴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子故今建儲之法

亦必立嫡無東宮登極雖正后在者生母即並尊爲　皇太后無復有獻於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来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厥於嫡母者止宜尊爲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爲太后則太經正矣此皆網常之重者使復古之主出焉稽經按禮著爲定典以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纔纔道　國朝典故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　國朝前輩抄録得一二事便令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覩相條暴董之對特見重於　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不究心當代事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

隔世縱才華邁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妻窒礙宜識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故一問及　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第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予童子時嘗憶其春興

詠一絶云菖蒲枸杞前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嫌春色澹隔墻飛去又飛来頗有天趣又脫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踈兩鬢絲感懷常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視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閔有部官司閑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在侯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爲之絶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絶在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遼渤爲東海西止二海則隔絶夷虜不知所在予嘗狹隘中國戎　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今京師之北不五百里便爲大漠　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其西域北虜所占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四海之內

天子所統馭者或不及十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不過誇揚之爾非實録也每恨初開闢時天分華戎何不環四海以爲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川沙漠之限隔盡爲平陸撤華夷備禦之勞則君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以神上天予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爲酺生民盡爲糜滅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如予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貪富不同盡由衣食无費天下之民生者粒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別生胃臟令人皆飲水而生土地所産惟植桑以供蠶繰植茶以解燥渴植梗楠諸材以爲宫室使奇花異卉齐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無甚貧與富而逍遥逸樂皆可以永壽豈不快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吞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污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後人於不靖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

齊方成世界也又安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好事者聞予二說每爲一棒腹云

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鄉則掊克里閈邀結守令以求富其家幷爲鄉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鄉時巧餚清謹求爲鄉黨自好至於居官則饕取盜濫恣棄繩檢幷就黜落終身自以爲得計要之皆士風頹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喝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一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垂後世如汝宋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汚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

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頇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卿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說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恶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頇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德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盖未有治國不由齊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鬬爭不肆貪梁不敗鄉里不淩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護其叔嬸敬其夫妋敬其主只要認得一恕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而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已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已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逆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

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榜及官府我若不仕无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已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横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寧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魯我在此　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惜是愛官職底人弄得很狠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来寮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子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其志節如此居鄉可知矣又有爲懷慶守謝世修作諭屬文一篇云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貧而與之之與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

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哺鼓腹壑岸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翱翔古人而大處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灼妻子之浸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

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嗜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

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通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涖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寮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有薦紳士將一書鍰梓傳播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竦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愧矣

方洲名石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巳丑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上疏論時政四事忤　旨謫戍未幾家　恩釋歸先文裕公當蜀左轄時嘗刻劄知幾史通因索方洲序之方洲清節碩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方洲詩一律蓋獲邸報見薦劾因有感而作聞道天邊有薦書遥思往事渺愁予疎才賈誼堪長謫多病相如喜索居但得紅霞生苑甌不須丹鳳到

茅廬　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
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癸酒在講筵向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
簉內補尋復翰林奉　命與尚書張文定公邦奇
同脩　玉牒日事館閣頗承　聖眷辛丑自陳得
歸未幾文定亦南槯越二歲　上在西苑語大學
士石門翟公鑾以翰林無人因問張邦奇陸深何
在翟以實對　上曰我記他魯出作提學官否翟曰是
過於張　上曰我記他桂萼害他桂太傅文襄公
外謫遞遷　上復曰是二人才識何如翟對曰陸遠
也往在內閣以先公　面奏忤意因下石不意蒙
聖明洗過記憶如此予子孫犬馬何以爲報耶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
洽未達時曾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
句先文裕公爲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
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爲先容先公云是一聲
黃葉楚天秋楊秀才耶顧見久矣遂握手極歡而
別後嘉靖間嘗同朝相與左厚
我　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
除以事削藉外尚存十五府及　列聖所封親支

星布海内共三十三府今　王牒幾十萬口因我
高皇崇重後裔自親王祔封支庶至八世方止
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廩祿經賦不繼將
軍中尉之家若於關給失時不霑實惠至貧窘不
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識者之憂非一
日矣但　祖訓昭赫誰敢輕議子書生懷杞人之
憂每竊仰屋長策爲經久之策借書于此　俟
英君賢相采擇焉夫　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
尉世次分八位其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爲祔封親
王許嫡子孫世襲祔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襲
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襲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
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
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
長子爲鎮軍餘子則爲輔國將軍長子爲奉軍輔
國將軍餘子則爲輔軍鎮軍長子爲輔軍餘
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鎮尉奉
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
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若有
志讀書者照依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
貢出身倣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
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

者亦聽從有司関給跕引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
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冊填註以憑撫按刷
卷類查仍故　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萬親親之
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
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
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
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
多常賦可給則請　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関給俾
霑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
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
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
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倍輿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竟
舜時冀州爲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比能幾何耶三吳在古又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
身以輿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
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
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
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

堂宴宜廉謹慎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冥非
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建昌府督刑知事王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
覆訂湖州府後學吳仕臣

窺天外乘

王世懋

古稱久安長治亡踰唐虞三代周曆八百國祚最長
其間興衰之迹可考鏡也所云一統之盛穆王而
後昭王沒於楚水衆夷王降爲侯禮暨東遷洛邑徒
寄空名耳安在其爲真主乎三代而後漢唐爲盛
漢祚三百移於新莽光武中興事同別構而百年
後尋復亂矣唐之天下左不足言始則牝鷄易姓
既乃犬羊構禍河北亡於藩鎮京邑播於吐蕃貞

觀開元之盛白駒過隙耳獨我明自　太祖高皇
帝以布衣開國重統　成祖文皇帝以嫡子靖難
承宗迄今　十有二帝幾三百年來矣中經土木
之難　大駕北狩而四陲晏如　武皇徹絕中原
多難　宗子繼統三葉重光比屢挠之而不能亂
東夷訌之而不能傷宦豎簸之而迷不易位權相
斲之而厲不薰心說者爭言　高皇帝功德之盛
貽謀之謹與我列聖繼述之善是則然矣臣以爲
未窺其大也蓋偏者有元會運世之說佛氏亦有
大劫小劫之說當天鴻濛始判蓁狉草昧後世何
述矣自古迄今歷歲靡紀而四維猶在宇宙間正
以物極則迈有小開闢在大開闢之中也學者不
察而徒云世變江河則有黃虞以前人之顛頊已
久烏覩所謂離午文明之盛乎蓋孔子五十學易
而繫易之終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嗚呼盡之矣易道陰陽唯是華夷界限內陽外陰
乾坤所繇不毀也自辛有見微於伊上而狄禍始
基江統著論於晉訖而戎患斯熾於是劉淵石勒
慕容儁苻堅姚萇之流五胡姓字迭起代興妖
纏氛擾迄於唐世吐番回紇時入長安而山後十

六州石晉遂以末界契丹無復冠裳之望矣完顏
起於女直遂屠汴京迫殘宋於南服青衣之裔酷
甚二劉猶未厭亂韃靼實生漠北東掃完顏西併
西域遂長驅江南混一區宇大伞之裔於茲極焉
何者夷狄亂華自古未能一統故石虎色憂於受
令苻堅寢廢於飲江而獨元氏一統百年幅員廣
於漠唐羯羶徧於寓內矣又劉石諸胡皆久住中
國竊效華風魏文都洛夷風丕變即遼金二氏崛
起北庭猶知雜用中華文物以飾其蠢陋而獨胡
元敢肆憑陵以夷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易仍
其俗當斯時也乾坤若爲之倒置人物或幾乎銷
變豈非佛氏所謂二刼之極二傳所謂末濟之終
耶天若不生真主生人禍亂安極是用厚集於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起濠上剪定金陵鏟漠朔吳長
驅閩洛搗胡窟於幽薊殲逋孽於應昌衣冠文物
煥若神明中原父老寧當與漠官威儀同其涕淚
哉原夫自古開創之君皆在中原而我　朝獨自
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陰之極也今自南之
北明以陽而勝陰也蓋自驪山烽舉之後迄於洪
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始爲之開朗山

川始爲之洗滌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視乎殷周謂之曰乾坤一小開闢詎不然歟即以比杜洪濛之前臣不能知要難以中世漠唐爲例矣二百餘年来偉帶書生星曆傳人往往私憂過計而終之不驗豈盡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當代之盛碩我 聖子神孫毋以 天意爲可憑毋以 祖功爲可久庶幾億萬斯年永迓天休左臣所爲惓惓而未改紀者臣子所爲日夜孜孜心者也其一曰建文年號之不存實録之未輯其

二曰 景帝之不稱宗 英廟實録之書郕戾王附其三曰 廢宗之附廟 仁 宣二帝之早祧楊文懿公守陳之言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又曰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録標目猶稱郕戾王附宜改正夫遼金夷狄閏位元是勝國皆有國史建文君親太祖皇帝嫡孫同氣一家即仇之乃不得與元比耶且附稱洪武某年左非故實 景帝與于肅愍公再造乾坤終貽 英廟子孫億萬年之祚當時

廊戾王之譖未愜人心大哉　憲皇追稱　景帝所以回元氣于美臣以爲既已帝美改稱宗而不入廟不爲過也即以爲大事不可數更如實録之書廊戾王附顯是矛盾不可改乎此二議者今下國書生猶能發憤陳之策對而不知其議之出自守陳臣故耒而出之以俟　君相之采擇　世宗皇帝採張桂諸臣繼統不繼嗣之說大禮始議正大光明臣以爲帝　獻王者天地之正義　宗獻帝者人子之至情而當時大臣顧念　孝廟聖恩堅柜新議不無過執亦可曰觀過知仁獨其濫觴未議出柜獻諫小臣而　德祖遂祧　廣廟竟入自古非創業之君之祖父未有生不爲帝而沒乃入廟者即張桂諸臣亦以爲未安而不能救毋亦其取富貴之心厚爲之導耶　世廟未崩　孝烈皇后先入遂祧　仁廟亦是古所無事當時　聖意或有在焉遣　穆宗皇帝登遐入廟祧　宗之際此其機矣科臣陸樹德曾言之以曾孫議祧　皇祖遂不敢覆行而竟祧　宣廟從茲莫復匡救矣惜哉若　太祖正配天之位則出　世廟之廣謨内臣革鎮帝之權亦由乎敬之替治七廟之加

而九合祀之分而兩雖議禮紛紛迄今無定是要之皆無害於義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以爲方其未舉七之合之可也及其既舉仍之可也

太祖皇帝初主分祀值風雨之變遂改爲合祀世宗皇帝復改爲分祀釐天下民力爲之垂五十年矣即復釐民力改爲合祀能保無災異乎誰任其咎臣故曰仍之可也

祖功　宗德懿美何可枚舉而極爲盛德事者有四

宣宗之不廢趙王一也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也　景帝三也聽羣臣之沮諫正

錢太后之祔奠四也関係　國家之大挽者有二

卻王之即位二也庶人之輕於叛逆詛於耳目所見意諸將之推戴也親征而膽破矣也先之挾

英廟而圾中國以　帝爲質也立帝而謀索矣雖然盛德大槩皆不幸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親萬槩任賢臣天下熙熙庶乎無德可名無槩可運者歟

建文君之亡極可憐又削不書史一時忠臣事蹟湮沒頼後之君子憫忠者搜葺遺聞略備梗緊然其

問亦有一二未真者恐誤来世不得不爲之辨其
最舛者曰　宣宗皇帝即建文幼子韋　成祖友
哭　成祖令太子之已而曰天下原是他家的
遂爲皇太孫嗣位此建文故臣不平靖難之舉者
爲之辭因悟元順帝之爲合尊子亦出宋遺黎之
口未可信然如　成祖皇帝爲　高皇后第四子
明甚而野史尚謂是元主妃所生蓋易代之際顚
妻嬌誣快心之語而鄭端簡公不察乃亦有餓殺
孩兒養於宮中之說名爲存疑而陰滋後世之口
實不思　燕廟時所繹出高墻建庶人者是何人
安得又執爲兩端之說是當削而勿存者也又曰
　成祖起兵建文君勅諸將不得加矢及於燕邸
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　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
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爲實錄此言外若愚建
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　成祖之忍愚以爲不然
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即位未免齊周
谷三王皆被囚縶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
殺叔爲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於擒
而殺之乎即其君愚爲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強諫
而易其辭也至叔平安忠勇孝双免及　成祖則

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
太宗數罹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勅勿
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
之也　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脫節
衽文臣妻所誅戮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寀
謀而武臣皆失職　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
兵出塞爲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怨
成祖之英武以茲妻不肯用命至齊黃所白用大
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遍文墨而好大言者入心
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
死節詘非其效歟
王子曰余讀正德初紀諸名臣蒙難事蓋深有感焉
方八黨爲六部大臣所恃三閣臣從中干其事
上爲泣不知所出韓忠定蓋實創之事成爲首功
不成當受首禍瑾入司禮所欲幷心者宜莫如忠
定然削秩至無官輸粟至無家止矣劉忠宣公爲
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見乞致仕去與瑾絕
無讎毫然碩逮治最酷謫戍肅州僅僅免大辟耳
當時雖云劉宇憾公　孝廟時不爲地然非有深
讐即讐瑾亦不宜過聽至是蓋公在　孝廟時應

詔陳言盡裁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諸內豎皆切齒大抵犯一人者易爲解犯衆口者難爲銷此人臣出身任事者之難自古歎之矣不然公之恭謹溫亮終身無暴言遽色蒙祖世當爾耶

世廟時本兵李康惠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軍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又請考選清覈騰驤四衛官軍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自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即太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天下快之

嗚呼非遇　英主獨斷大臣一出口禍且踵至康惠不爲忠宣幸矣漢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復從黃門言幾殺之唐文宗與李鄭王舒謀誅宦官不能庇其未族嗚呼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情哉

玳瑁王珮之製原無紗袋嘉靖中　世廟升殿尚寶司卿謝敏行捧寶王珮飄飄偶與　上珮相勾連不能敏行皇怖跪　世廟命中官爲之解而敏行

晚不能起又令中官掖之赦其罪因　詔中外官
俱製珮袋以防勾結縉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
奔郊廟取鍼鉸鈐聲不袋如故今　上郊天升壇時
中官例不得上獨寺丞董弘葉從弘葉珮忽勾鼎
耳堅不得脫　上爲立待久之弘葉倉皇以齒嚙
斷之始得脫　上不悅卿裴鷹章被累奪俸明年
考察弘葉遂以老去

李西涯東陽相　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慤不如劉
質直不如謝而正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稱三
賢相後劉謝以持祿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
下遂以薰猶三相有爲詩詆之者有爲書絕之者
然公保全善類調停亦勞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
列之名臣之末所評隲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
始定然未有能方之前代如某相者王子曰余讀
宋史書趙汝愚余端禮事深感其相似云始端禮
與汝愚同心共政韓侂胄竊柄汝愚欲斥之謀泄
見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去留之迹已是胎
合又云黃灝黃度皆以侂胄憾褫職罷郡端禮執
奏竟不免呂祖儉尚書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
始歸責焉其行事數譽又何同也至劉穎傳記穎

與汝愚相遇於廢寺僧牀立語曰寄謝余衆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頴爲慨諾比余繼相卒於善顒爹所全佑史以爲頴之助云世傳劉謝之行李握手涕泣劉正色曰何泣爲當時若相助一言便可同去今日何泣爲李大悔恨果爾宋時窑器以汝州爲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爲貴其時以騂眼甜白爲常以蘇麻離青爲飾以鮮紅爲寶至成化間所燒尚五色炫爛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爲僞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稍賤矣嘉靖間回青雖盛鮮紅土斷絕燒法大不同前而 上忽命燒大鋼圍至六七尺所用玉料青料既爹出入火十無二三完好者坐是爲虛費甚鉅而人莫敢言穆宗登極詔發宜德間鮮紅樣命造撫臣徐栻力言此土已絕止可栞礬紅 上姑允之而加造方器如匣筒類者甚爹大鋼之費既在而方器之苦復增蓋窑器圓

者鏇之立就倏忽若神獨方物即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餘皆置之無用殊可惜也今　上時徧睡　二宗之令且添造碁局矣碁局如片板尤難就而苦不中用不知何取而爲之蓋余愛其地故得詳顛末云

國朝稱治河功前有陳平江瑄宋尚書禮徐武功有貞劉尚書大夏近則潘尚書季馴先是河決茶城崔鎮之間運道梗塞議者以爲草灣之下河口淤淺所致乃謀濬之頗湯湯何所施功則復議別開一道入海奮築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繼之以爲河性湍悍自逐不肯分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築厚隄襟束之妙在隄外更築遥隄蓋襟束太急或致崩潰柢遥隄而怒殺矣間又於遥隄上爲減水閘以瀉之於是河勢無所之自相衝蕩浮沙皆隨水去入海如箭而運道復通矣潘公既治水乃復議塞高家堰高家堰者在淮安西故淮之決口也先時淮水從堰南注上流稍疏壽泗諸州水患未甚公既用石萬計塞之堅若宣房宮而泗州益受淮衝余嘗至泗目擊城中皆水而

祖陵在泗者相去數百武亦殊岌岌柰是泗人爭譁言潘尚書曲防以病泗不顧　祖陵當是時其諸幾擾動幸廟議持之乃定顧議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夫古稱瀆者獨也謂其獨入柰海也自河決飛雲橋後奪清河入淮而河淮併流是瀆不獨矣河性最急淮徃差緩緩急并行緩者反壅如兩軍異道同會康莊其一鐵騎熛疾其一部曲徐重輜在前徐者愈徐後陣必亂勢也勢吾無如之何天實爲之而柰人謀乎何尤賈讓之言治河三策以遷郡邑避河爲上築然自古所患者河害耳未嘗資之爲利也我　國家建都幽燕而河適爲咽喉運道所由是安可任其潰決而它往乎此其利害安可與淮等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決而不已高寶諸湖間皆黃水浸漫不獨膏腴化爲稍天郎粮運何所渡淮而入河此其利害又安可與泗等也覽者識緩急之勢籌利害之源酌輕重之等而兩河如指諸掌矣然則泗可遂浸而　祖陵可遂亡慮乎曰何爲其然也泗故與盱眙夾河而城盱眙山也故不受衝而泗獨當之爲今之計當即以潘公長隄遷隄之法衛我　祖陵與泗州城

而其它漫衍無屯聚之所則稍任其漫流或如賈
讓之說遷而避之庶幾　祖陵運道兩無憂耳至
於河性不常素滄嶧谷則尚有天在故非人謀所
能必也

有一邑而前後盛事若合符節者台州臨海縣金學
憲貴亨初姓高後復金姓三子長立爰次立敬又
次立相俱中式計偕立爰立敬俱第立相下第歸
次科立相亦中俱官南都迎父養惟如陸賈立相
尋卒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後又有王宗沐官刑部
侍郎三子長士崧次士昌亦同計偕士
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
下罕遇而萃於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
以春秋鼎盛愈出愈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　詔起侍郎
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爲申時行直隸
吳縣人次相爲許國直隸歙縣人錫爵余州人三
人皆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尤異
者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
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閣以來無此盛事華州王庭
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謨年

十七繼中余過華州問知有幼弟庭諭年十五是秋亦中三人皆極早發而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少華之秀巧鍾如此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而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爲盖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燭照其父子耶少至庭諭老至春澤人生際此政復何羨三元閣老 盛事故得附録於後 按此二條無閩國是但係國朝

紀録彙編卷之二百六

二酉委譚摘録

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爭云有之近至閩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大衆在涼州其說左異徐云脩甘州城初破士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厭爭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髮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爭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葬之竟

不知是何物又不知是何緣得塗城土之内張云
凉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
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祇所化然妖
能靈異柱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蓋不可
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耳州　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毋其旁有一屠
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猪肝三片
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
説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卜
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
人手捫之了不着地云其事不見一統志宇宙間
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
事者尚不可疑況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耳州多瑣陽肉蓯蓉瑣陽形甚不雅
塗上生肉蓯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
肉助甫歎一識之令卒之田間掘得舁来儼如一
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芝乃肉蓯蓉耳宜其
不能仙也
邇来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
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

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
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嫗人病往
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將取腸胃臭味不可近
渠自云絶美好着饌不逮也曰食尸不可計數兒
童群逐之官爲録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
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嫗
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瑞馬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戍梗士大夫進
退權得罪於 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
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

夕卧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録盡矣爵
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
祈免死神固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
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
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柰何竟
不免爲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
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殊
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臠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
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
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即持齋可遂免

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権貴而終
死柘権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予歷籓臬於寮間見異證二因録以俟知醫者一
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間生一瘡核漸大如
癰聞荆南有善醫者須服藥痂百貼始除即丸弗
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七
何足徵蹇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令童子搦之傷皮
耳已遂愈數日而病痂提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
曰大夫其非痢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
余非知醫者先大夫患是創一如秦公已而下
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閫衆政
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
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卿宦潛謂人曰王
公病魯有嘗其溺否向有患者溺甚酣此不治驗
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甘已而漸濃愈益酣王亦自
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酣則未之前聞也豈
亦糞酣苦之顯乎二事皆醫説所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強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
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来唯寅笑謂余
曰君知近日山人妻改業乎是君爲一邊鎮中丞

所知腰已横金矣郎守倫無兒何可得也余戲謂
山人方競横金那聽横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
絶倒亡何余發行就道奉　明禁以重值募騶卒
僅身肩輿宿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驛騎馳
而前中一人大帽繡裳即向山人也遣騎起居而
去蓋渠乃有勘合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
覆倏忽固然然於此世亂攘攘時見之今際太平
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一噱
余謝閑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憫余逆旅
之艱力勸居公館余既日裹爲督學来不傳居今
乞歸顧溥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遂匿
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昇輿行而途
間所見乃有絶相反可供旅人一噱者靈寶道中聞
侍郎栗公起爲其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
規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
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
亦四人但乘傳顧募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
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
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王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
簿一月前跽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

異如此蓋繇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希指者又每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僦民艸艦而小輩總無顧息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至八夫輿一士薄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春三月十七日館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豈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出露坐明月下亟令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入咽兩腋風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跡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来風味

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憊甚悪聞蚊聲不寢久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牕外淙淙淙若時望雨不啻調儗竹林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槌背聽之覺倦態盡蘇潦點胸中略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出矣爲復晨轉間聞老妻喚聲蓋督課僮

婢受黃梅水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唉
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
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興
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蓋
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
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日
當爲屏翳所苦顧民瘼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遞
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噎餔後而曰大出元
旦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卧醒忽微聞雨
聲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頭絶無
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閒適偶同而爲民間幸麥
事尤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駪年十
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鷄鳴山視牲還雨中過十八衛北循溪行
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緑浡平鋪牧馬
散齕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
白縷蜿蜒蜎蠕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

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曰提壺遠遊也第金陵人生長此中曰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狀想自負此景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窑設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寐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窑利所奪絶無登第者憾嘉靖間萬年賊起饒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孝

守而卒宗吉前後紋於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返方異域多產奇寶具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見擊槭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文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庚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絶倒蓋

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君同年張君以画道邀余雨中燕集固求余書匾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舟余匿咲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不晉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此君少而誤讀舟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文理人匠有糺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余書匾未必爲斯樓重亟除四字爲此樓洗穢則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爲題止刻一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者遠来而儼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撾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粟若隨我去
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柰何遽自殞爲
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救以歸出之則有五十
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
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
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
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家俱稍
饒裕矣此得之喻邦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儉
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孰生人也河南北人相
食而卒未已蒼有来牟之惠乃忽於豫章而姓
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
者亦足以勸矣

紀録彙編卷之二百七

閩部疏

王世懋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峙作雙闕其外杧則東山高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大敝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案似人巧奏洎而成者然猶未覩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

二水歷歷在目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析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迫視有磅勢以爲微缺陋處然予謂即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縣亘数十餘里形甚怪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索之又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樛結而生欝然干雲因爲堂以嘉樹顏之余與王叔俱有

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旁甃井泉土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鬼旁爲泉人所占以爲泉識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嘗然每放牓泉土衰然如故

行省皷樓高絶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安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獸南平之王臺驛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與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遥民居不斷橋跨

江中怒石踞立齷冊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冊榴綠蕉豐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靈濟宮即京師所奉二徐真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　勅建至今禱雨者往焉

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碓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縣屬

特髻崇岡壯岳峰骨矗立巒岫皆欲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獻此嶺北拱遂爲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注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益濶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鎮屏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鄰髻高山大嶺行甚欹嵚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棱瀕海髻

魚塩梯航之利民富而敎知禮覩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絶龍眼名荔枝奴真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三菓名黃彈金柑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麤柑橘中寔下品也福延間名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宋好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樹之蒼欝可愛其蔗洲獸豕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羞

蔗有二種飴蔗節踈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飴蔗搗之入釜徑煉爲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煅而凝則曰氷糖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研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廿露無實此叢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故不如美蕉蕉花可供翫蕉獸盛余廨中以盛冬發一紅瓣上柚綠苗三四月間瘁放箴若朱連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寔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池邊間有一兩

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絶産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耳余怪問何以曰蚌不四明蛤不楊州蠏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蚌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蠏之別種目蚌蜬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蜞特孚此種而蠏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蠏也獸興化數里河中有蠏形味俱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目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錯出東四鄙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西鄙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灣中閩俗重歲首民間不開正戶慶節後即相率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與上兒皆慣習飲噉自若了不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恐少輩孚舞後視求索无甚即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填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无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家連户綴燦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徹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
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
革也

興化古蕭中景物亦大佳第國俠而貧耳江口渺漫
漁舟宿岁始見海氣東北旁良田廣陂亘三十
余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瀕溪道旁古木窮碑
皆　先朝大臣彭惠安輩賜塋之所令人肅然興
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為案而山皆峭板木蘭
陂出壺公下登城　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
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至九鯉湖其地非甌以夢
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滙為湖浸欲過蘇門百泉
豈以壤境故為仙靈所托耶福清縣石竹山亦有
九僊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旁士人祈
夢者以羈往九里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
僊離宮為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瀰山被野樹極婆娑可愛亡論
冊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殷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枏橘以漳
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寘然實不如長樂勝画肉厚而
味耳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
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比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
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補殺治蠱者兇盡其
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僊遊屬端明
即仙遊人也土人之詐莊事端明如此
白惠安以南山漸培峻以到海脉窮也而特多巨石
林立基累多不可名狀或卧或起恒若位置嘉木
陰之若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卧水上蔡端
明真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倭亂時城其上
而樓之爲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晉江虎渡
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跨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由閩溪
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泉州城大於
福北背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與家謂
爲三台山八卦水故多楷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

山嶼嶼諸墳本涌澤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葬其上卜利後人遂令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土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有輿過其下嘉瓜四垂朱榴煒燁綠柚扶踈於短垣之內冊荔點綴於碧葉之上真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擘丑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磐石上宛若斲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知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踈道傍狀若榛荊迫而視之即綿花也時方清穌老幹已着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冊花若茶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枝花也楊用脩具載冊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有之聞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斑枝苍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棉花僅堪絮褥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
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来見巨石道
旁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爲漳人愛戴如此入
泉境西巨石亦鐫書一曰攀轅石一曰卧轍石意
漳州氣候最煖草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廨中
字俱不雅問知是余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
盛有所植盤飣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薝蔔
一時並開荔子蕉黄福橘新李同案而薦紫茄蔕
於陳根王瓜枯爲蘼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
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鷰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邉已有之蓋海鷰所築
嗽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櫛置海面浮之若杯身
坐其中久之復嗽以飛旁爲海風吹泊山灣海人
得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瑶柱泉漳間皆有之
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旁不可名而最
奇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髭鬚四繚
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

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泉潼間燒山土爲茏皆黃色罷人以海風能飛茏奏
請用筒茏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搢紳
之居尤不可辯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
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
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
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
忽望雲中桂數峰尖皚皚作白色私自怪豈其有
葱嶺雪山而在此地問舁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
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巳嶪嶪峻絶舁夫陟
巔喘吁作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峰聳削天杪
白雲瀜之峰頂隱見頃刻萬狀或作蕊蓓或作連
環或作青螺或作金剪真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
稚子無不稱奇矣飯車盤易舁夫冉冉徐度背棬
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遡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
皆作蔚藍色已稍迫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
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
積素鱗集山砌矣山中人言使君大福祿相昨度
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層也遠迓頗

言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閔下輿回望峯尖尚
在暗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
能到者此峯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皆如龍翔
鳳舞水從雲中下墮百丈丈輿逐之行琤錞灌木
間彌下彌濶是爲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爲二山
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
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
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来何與武夷古人
所詠建溪險者即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証
建寧西南城有山曰鍰鍰卿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
其山左分爲赤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冊
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巍
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
其下作雷霆聲亦奥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
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循朗朗可觀後園有竹
樹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爲方沼其源直從
處州龍泉来抵此始入溪　旁大樟皆十許人合
抱一樹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下垂儼如巖洞
不知爲樹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府城東北甚敞麗以　上俞
稱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
人今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
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
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
如常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
又首善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亭近視始見蓋施柱
高甚上覆視里人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上轟轟
恒若電擊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
鉅萬
建溪之險黷淡灘絕去延平五里而遥舟行者身
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
年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瓶波濤奔湧珠絲迸
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
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西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
順昌建寧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
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来經南門而西會西

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
溪諸水西来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
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
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
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
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囂落相
望炯火不絕夾溪而衛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
將盡蹲鴟始放黍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圃山
花野卉寻不可名真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
溪從光澤以西来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
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
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来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
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
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葦橋
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
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
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透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

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
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峴
嚴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
三板簿紮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紓行矛戟間有觸
立碎而長年仰胃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
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西山壁立中行一水亡問巨川細流
中皆悍灘怒石橫擊澎湃其傍隙地壅爲畍畝千
塍百圩僅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麓忽開皆見曠土
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得鐵即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煆余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右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
如鋼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峴鑿
閩中水碓最多以木欄運輪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
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急灘中夾以雙
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黍農家燒山著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

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遇
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見蹯
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淮木互相樛蔭綠波外
楊卅崖内聳鷓鴣啼晝画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
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柘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
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閩雖政統於福轉
運而汀獨食廣塩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
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傑云其屬邑永
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顚尚多沒
蠻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
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内雅多奇觀余所遊
有獅子巖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
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
歸然道左蓋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產玉
大率宜與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

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迤邐可七八里中
小洞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粤敵各
適無張公偪又之苦故爲勝之
汀鼯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
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夥朝斗巖差遠而幽
餘皆近城
汀人夥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間紅桃繽紛
可喜入延境絶不見李而特夥梨花尤壯雅殊令
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夥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
不顯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品也已
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
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鐙可膏可
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
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遥跨皆甃石獨漳
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修潔可鏡搪夫行子
屬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
蘇公提以西公横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廿
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輸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蓋漳民饒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湖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胡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胡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臼之属竹可紙茶可油烏臼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鮐鯧實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延平多桂亦能作瘴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鮐鯧實於東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

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

延福以南有竹叢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刺雲

大者拱把吳越慈竹逾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廣嶺之聲自福

至泉歧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

邵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廣海徼

其人以業文爲不貴以舶海爲恒產故文則揚葩

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鬬雄於東南夷

無事不令人異也

漳州既業文无妻習射民間傳童每大比歲都鄙集

省下覘所謂大續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

材官妻能操舡伸紙作經生語故牓出五十人大

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設亭亦

由水性不急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拗細坳）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楹

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

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設

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

橋蔡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不澤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程許荔枝絶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蕉葉無墮者靡中美人蕉纈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桕厥名水杉非竹非穀厥名桃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櫱不生烟至福州始尋故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尋而鉅扶踈旁出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即抱負爲一輪困連拳好作怪狀其根盤地崚嶒蚌卧齕許尋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暗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也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蔓食之輒死山谷中在在有之民間鬬不能勝服之令妻子狀而之怨家死焉爲其妻子利之亦不勝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恩其事爲不令服草死

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
久而銷煞不能盡除也觧此毒者首以密淮之巳
復淮羊血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鸛鸛鴿八郡皆有之白鸛最有文彩
士人不能馴每以飣餖筵間鸛鴿斑而善啼可籠
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鸛鴿麛海食馬鮫鯧
若白鸚鵡鴿五色鸚鵡鸜鵒秦吉了倒桂諸異禽皆舶海
外而来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白者
曠見耳八郡獸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
貨之其餘典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
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方落児
童羣干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
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青在有無之間殆非蛤
蚌比也後漢書蝮魚註云蝮無鱗有殼一面附石
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
北蝮故是造化介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鬻虔代构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
真石灰乃以配荽葉檳榔啖玨若食品

黛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鉞而長
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苟而
逝或得其雄雌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壺公梗
其鉅麗萬王標其餘秀黃石窮其曼衍塘下一鎮
冠盖所居陂水環廻如玦如帶真天下勝區也弘
治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羨嘉靖末城破於
倭黃石巨家燬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爰糊口
四方人才從此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
觀矣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遥爲平海衛從南行
六十里而遥爲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
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黯
一點青爲烏坵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小琉球亦
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
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舶民居稍稠南曰
寨以收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將士
皆晋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鱓魚及寄生鱓魚即浙之望潮也
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蠃殺
存者寄生其中戴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

足而螯又似蟹顆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妙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壁兩瓣腹有文如虫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於沙石中拾之歸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亦曰相思會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醯則行易它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蠔有久春間生者蠔蛤顆也而色瑪瑙斗斛作爭停琉璃盡似虎頭大人名之曰虎蠔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是名而福興四郡左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然絶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来大都以玉觜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謝蘭蔓生樹蘭木生其香皆與

蘭坪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来滙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遒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謁臣出守故能破文法行已意然亦破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兼翠谷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纍纍

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蹲蹲蜀盛柘豫章餘干安仁境内紅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蹲蹲未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爹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亦此地所間有滇茶不實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盤瓣有重臺左文覆而當芍藥甫人林大輅中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者之開時千朵艷發綠葉掩映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獻詳於甫以分守駐地也故以終焉

江西輿地圖說

趙秉忠

全省

按禹貢淮海維揚州而彭蠡在其域中是爲江西肇基秦郡九江漢國淮南唐以後分合不常國初定經制爲江西布政使司南距五嶺北鎮九江據百粤上游爲三楚重輔甌越荆吳之交江湖林麓之裕實江東一大都會也第其地勢崩洪平衍險阻既分形勝斯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焉列道

五嶺郡十三分邑七十七置衛所十四形勝綱維文武經緯蓋壯圖式廓偉哉厥輿地視蠡湖爲紀而川原山埼漸以環隄南昌在湖之南爲會城詩書禮樂攸萃蟬冕章綬儷古鄒魯湖東爲撫州東南爲建昌又東南爲廣信山川蜿秀士雅民勤而撫州文物稱盛湖西爲臨江西南爲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尸說察頗雜又西南爲吉安清江碧嶂鍾靈炳文而尚義俠節吉士之異也湖西北爲南康又西北爲九江東北爲饒州土沃風儉志靡頑墯而九江據省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與南康容邇巨湖吞浸實保境要害重關也瑞州却湖而負山谿鑿深斷其人務本而善鬬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治極南以五嶺爲屏翰而汀漳雄韶諸山蹊絡林箐茂密斯爲盜藪故設督撫重臣提師臨之蓋其人輕生而好兵此五方之形勢習貫較著者也揔之力作嗇施修名砥行里無芬華之尚士君子有崇雅之風其所從来久遠矣乃其土瘠賦繁而藩祿滋蔓勢弱餉寡而戎除狃愒是爲隱憂且游民輕去鄉井而彈冠結駟喜簧鼓標清議風之弗古當事者難之然則剏瘼瘝以燮元氣飭師

堡以作神威祛塵談而務經濟崇木疆以迴洗浮是惟識時務者俊傑哉

南昌府　最繁　最衝

南昌古豫章郡奠藩會爲圜樞乃群山翼赴衆流朝宗之域而聲名文獻蔚然列郡冠冕王子安云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有味哉夫其言之也然間左溷編户周道交皇華絡繹傳書艱於期會路節冗於悉達俗且勤生商施薄義喜爭弹射騰口嚚訟鼓舌而宗潢星列城社豪猾有如二千石咸神君焉亦鮮談笑辦畫之矣

南昌縣　最繁　最衝　刁

南昌治附省城東而轄地亦東之口賦甲諸邑洪都文物爲茲邑最鉅乘麗云然民硗鄙逐末趣利鮮懷居故逋負用積姦贓難考竟椽曹因得用計笑舞其文重以藩封攸宅事多牽制且瀕江田曠人稀直隸界邉流民亡賴者率衆佃耕其來不可禦去不可追富室歲歲獻苦之稱登則竊攘以逃其主去不可追富室歲歲獻苦之甚至作奸亡命事發併逮其所主无爲巨蠹隱憂云

新建縣　最衝　最繁　疲

治麗城西隅衝劇與南昌埒而民稍良訟是用希
拚原奇麗雙江滙環蓋都會雄觀爲茲邑所有勑
濱湖下流之地委蒲薍魚鱉之鄉圩田既興蕪畬
攸墾乾溢豐歉氓佘縣代賦籍逋而吏蠧滋熾
其水草之交細民易與於亂蓋備禦尤警夫昔矣

豐城縣　最衝　最繁　刀

豐城在郡南境羅山列屏鄱江濼帶士之繇文蜚
藻猶有龍光斗牛之氣土瘠民稠居務研桑而游
四方者咸徒手致素中裝然地當閩楚而粵之交
冠蓋出於亭軿相接也歲儲不下十萬而逋者過
半地埒外窳中窪受五郡下流所擊金堤易決塹
堙頻煩又地界撫瑞臨江草竊間發而黠俠競勝
於無情狡吏巧舞於爹濡蓋負郭之外於此稱劇
邑云

進賢縣　最衝　次簡　淳

進賢在郡之東九曲濼流三台屹立靈秀攸鍾人
賢稱是民率忠樸士高節槩風候近馴金矢鮮入
第閩越四駢幹佘云瘠而撫儌錯界盜爹竄流然
花園旣平稍得高枕治之

奉新縣　次衝　次繁　刀

奉新稍去郡介在西陲民儜岵峘以宮始未嘗不
土物愛而勁氣圄襲檛觖乘掎肺石棘聽邇復安
義關衢客引車辟省會逞逞闌出遂令聖區延爲
謁舍宰厥邑者談何容易若夫九仙百丈温泉劒
井固封内之勝縣殆未與茫斯文

靖安縣　最僻　疲　刁

西去奉新又四十里崇峯巒盤鳥道鬱鬱叢盜賊
其窟溪澗而商賈絶跡紀跡土瘠而民散接踵私匱公
逋職此故哉廼其棄黠鼓刀筆以公門爲城社攬
稅糧視城鑰爲籬鉤檛鮮施薙萇靡皇邑雖僻

小治良鄙已

武寧縣　最僻　疲　刁

武寧在郡西北萬山中僅逵羊腸一道上抵寧州
下至建昌山削水駛疼土窶民以畊織自長養庶
幾哉椎廬橐扉之風歟迺儻忽報而混沌鑿竅是
主保與官錢没計楊盛文法蠹長吏鮮克有終噫

寧州　僻　繁　刁

嘻世道江河治斯履霜矣

寧州環山負險阻地里寥廓林箐茸豪險道傾仄
四境所交故楚之區脱而江之窮里亡羊逐兎之

坡也是州經理備盜孔棘邇以觀察使者奉
璽書揆奮其地醜黨咸囏而銅鼓之中屯湖江之夾
攻圖上方畧前籌廟算矣至柘鋤武梗會賊役肅
追呼簡訟繫是外寧內治數交倚伏五馬當扃審
先後哉

瑞州府　次衝　次簡

郡故漢建城縣唐筠州宋高安郡而易瑞州者則
以瑞芝二
國朝因之按圖記吳楚中分負鳳華之巘亘蜀錦之
烺顧堞雉偪側干旌弗孑正德間鄭剌史被簡參
得唐之外城故址跨錦水城其南北嘉靖中吳文
端公倡議增築峙閼垂訖虹盖宏麗稱巨鎮云轄縣
三高安上高士沃而苦賦重新昌雖有山竹微利
亦爲盜賊淵藪俗以穡事女紅相尚無靡靡之習
獨涵許成風蕃絲莫變巧僞日滋吏治勞止筠州
道院相髣談曩時矣

高安縣　次衝　疲　刀

縣治附郭厥土夷陸厥田乂顧陳疆畎弗踰中邑
而藉賦當湖東嶺北一小郡疲也俗嗣腴肱純朴
黍稷侐以儉固縣是不大困然逋纍滋矣況安義

介用一蹊斯地咫来九軌委人稍聚弗支氓且健
訟爲梗展也瑞之巖邑哉

上高縣　次僻　次繁　刀

邑梧郡西偏上流亦省會臨江新昌萬載四幅之
轂以非廉莊衝五之一悍悍嗜訟狃狎逮擾爰書
鮮裁而賦重役繁豪家積逋爲甚蓋難治柁高安
魯衛云

新昌縣　最僻　次簡　悍

新昌僻在西北徼山奔土墟雨暘稍愆貶參立作
幸饒竹木衣食奏裕風氣驕嚚謗讀譊梳穽以刀筆
爲末耜而豪右作逋逃主邑長吏苦辛矣然古
樸流風猶有存者人耻惡聲而世家克由禮瑕瑜
各異哉嚮也山谷剽鷙時開桴鼓華林黃岡之轍
至今談之廼斤堠方嚴悍氣漸詘撫而治之亦惟
威克厥愛已哉

廣信府　最衝　最繁

信盖春秋楚越比境云泰郡縣天下始爲餘汗太
末地置肆焉歷唐稱信州
國初府以今名據省會上游靈鷲干霄自武夷來秀
色吞匡廬而氷溪靚玉滎逵彭蠡謂扶與清淑之

氣非歟廼介荆吳閩越八達之會舟車輻輳廛氓殷矣俗尚淳儉吉凶宴嘉率於禮壤賦式供君子重清議二千石足容與蒞之屬者亦皆奢漸寖風之會也而龍虎符籙之教湛溺崇鬼激喬楊噪訐訟株蔓七邑疵黯志昔記之矣以辛酉粤李之亂藩司出鎮當閩越亢指隱然虎豹關云所襟帶東南接汞豐地僻山嶮比通餙之德輿樂平蹊嶇而勢遼則有八方鄭家兩廻司分亭鄣焉他若張灣臺湖大安箬嵓凡院匯設險綦布戍卒時以兵法部勒之足恃無恐士修氓樸逋堆案爲鮮盖善地也所異疇昔者武斷作厲蝥蛉冒宗草竊爲姦左道煽惑習積以頹司牧者殆未可宴然卧理也

王山縣　衝　次繁　刀

王山以懷王得名故浙衢屬邑今轄於信大牙閩越盖豫章第一門戶云東距府治百里艫嘟轂擊之區財力故絀寇燹之餘重以奄鍾民用滋困且

糧多寄籍簿計頗艱而黠獷好訟千今爲烈東界開化江山北界德興徽婺鑛徒時聚三衢谷中所憑藉爲出沒之地兵力寡弱一方有事兩省震驚戢之維何慎封守嚴譏察籍外援其庶幾有備哉

永豐縣　僻　簡　次淳

邑在郡東南五十里壤僻吏事稀征徑易辨而民稟嶢嶮之氣麤踈健訟通負時有在調劑握機爾已論形勝四面山衍岩崒崔錯於浙之江山閩之崇安浦城故有銀冶今閉詭盜之囮也栝陽巡司警備之北連玉嶺之銅鑛山通焉又爲竊伏者間道兩方門庭之患寧無厝火颺風之虞哉蓋其要害與鉛山唇齒而杷總專駐鉛山城伏狼碩非筴之得也遣有冬夏移兵巡徼之畫殆棒涌沃焦務也時乎時乎

鉛山縣　次衝　次簡　淳

縣在郡南八十里而遥山川雄秀區與而習嫮民情醇彼相半賦樂輸將訟鮮紛恬東界閩分水關使星賈楠織路西弋陽北上饒孔道之交而東南一帶又與浦城光澤相乘薄北間錯落守望孤而盜蹤譎張於是石佛有巡司溫陝桐木劉墩諸關

隘武胄分番提兵捍之邑城特置守禦一所又設
杷總召集團練非形執當要害郡頓河口水陸商
貿駢坒藏姦之藪邇有縣佐分駐之議周衛益密
縣斯以談令所難易大較可睹矣

弋陽縣　衢　次簡　次淳

弋溪之涯有大面石如鐫弋字又水流作弋文故
以名縣縣距郡百二十里而近山川平衍東與安
西貴溪光澤南聯德興北引而鉛山樂平亦爲達
道水陸之會鹿置旌櫜共待裔裔繁困矣俗重蕞
隅其喬約而士硗陋鄉鮮殷富農無蓋藏是以恒
產輕而厚逋漓租挈訟逮日斯逋嚚且襟帶閩浙
綿亘湖江表裏信河姦宄者魚鳥聚散衣袽之思
盍儀圖之

貴溪縣　次衢　次繁　刀

貴溪者治在須溪口也山川孕秀才傳雲蒸南抵
閩之光澤北柢饒之萬年而弋陽鉛山安仁東鄉
雖非都會舟水陸所喉咽也往來公私騷繹能弗
重困文龍虎山
勅建上清眞人之宅仙巖奇勝遊客翩翩羽蓋焉廼

其封畛壙遼醜盜狐魅舟車至止剽竊是虞故陸有管界水有鷹潭巡寨攸司簿之善矣至柁士風朴畧習俗議裁遞運爲廵司梗戾訟獄繁興而租稅負柁豪俠案牘淹柁吏胥較諸七邑號難治云

興安縣　次衝　簡　次淳

興安故上饒弋陽地云往爲鎮以寔民之雜處易構也府設郡佚撫而治之嘉靖庚申始叛爲縣南柩鉛山北達德興東接徽婺崇岡疊嶂山勢盤旋在信州則爲西境亦稍稍罷柁閩矣邑無騎置之署而墟途交衝供億爲艱其俗舊多龐梗經略之後向化滋馴征輸易納政務殊簡至柁好訟輕生則漸靡所繇來廣遠矣

建昌府　次衝　次繁　淳

漢以來建昌爲臨川屬國後唐析南城爲建武軍明興改肇昌尋爲建昌府其地以盱水爲宗故又號始有專制宋曰建昌軍

盱江郡云杭禦七閩牽制百粤五嶺咽喉三吳襟帶蓋江藩南鎮閫鍵也士沃民饒勤作奉公士風淳雅儒術科名爲盛

桐封壽土而租秩寔繼移侯鞏互而叙節罔詘則豈
非善富之明驗矣哉顧撫信諸山應谷韻郡三策
比鄰内煽外震爲虞故有團練把捻訓兵防禦而
湖東制使奉
璽書臨之要害重地固如此至於綺靡相夸詡泥堪
與鴕宴樂自昔頗爾茍今爲烈其必樹表儀者有
以風哉

南城縣　次衝　煩

南城形勝財賦人文甲諸邑事簡民淳雅稱樂土
嘉靖末兵燹之後始趨趨多故焉矧鄰封控引遡
水則臨川之青泥峽渚螺徽含沙緣山則金谿之
華圳田西兇獷當轍而瀘溪負固猖逋幾爲腓病
是故增縣控馭便硒風會則昔樸今靡外睥中瘠
且時時事條剌相析逆矣亟反之亡令勢重哉

南豐縣　次衝　繁　刀

南豐戶口滋繁以饒稱人文龐雜猶有曾子固之
風但陸通閩楚水接夔南未免勞於給遞且氓昔
獷譎逞鴟觸相雄長吏弗克彈宓琴治之是則今
之南豐也已

新城縣　次衝　次繁　次刀

新城東接閩嶠杉關而周坪簫曲靈鷲爲之四阨
柳湖東屏蔽哉然山峭水激俗矜節恃氣樂鬬輕
生意奢崇鬼而積逋繁獄寡異古初說者曰士大
夫秀而文細民儉而健有以夫有以夫

瀘溪縣　最僻　最簡

地故南城一巡司以梗聲教故縣之在群山壞斷
中去郡最縣隔界於新城金谿東接閩之光澤而
通省會路屬屬東馬新造之邦實产數闢草萊綱
紀而文章之庶成聚而都矣

廣昌縣　僻　簡　次淳

邑山多田寡賦輕昌谿完踈通閩粤亦一郡要害之
區自流寇肆雲民始告困大抵廬舍畎澮士著僑
居相半而慵樸險佹主客異形故有鷹養虎衛之
患若山川之磅秀清駛其人文蔚發民到于今稱
之矣

撫州府　次衝　最繁　刀

撫州禹貢系揚周禮職方氏屬吳孫吳始分臨川
郡隋爲撫州其鎮巴山其川臨汝其浸千金陂控
帶七郡犬豕其疆土瘠民稠風俗淳龐士操節氣
耕桑四野冠冕一路盛矣邇民多逐末以競刀錐

好訟而貧且盜重以辛酉兵燹閭里爲墟征斂掯
摩蹙頗繁瘼也道通閩楚越粤輪蹄四出致館路
節爲藪嘉地無設險故醜黨螢聚易逸而難詰惟是
絃歌棬抒聲猶達乎四境屬耳文昌堰合人以爲
祥蓋自王介甫文章風槩陸子靜道學英朗迄于
今士君子之厲節持論者翩翩流韵弗泯哉

臨川縣　次衝　最繁　刀

臨川附郭幅員五百餘里俗椓揩穀雅尚詩書
耻習浮靡人文郁烈第硗地生齒繁而輕去其鄉
頃來逋賦日孳草竊漸起獄訟滋熾故長吏簿書
頭會爲難繇地廣政叢倍它邑耳

崇仁縣　僻　次簡　次刀

崇仁在郡西稍北其鎮曰羅山其經流曰西寧巴
水水界縣中難施版築歷代未有城懲辛酉之難
今爲兩壁相向稱憑陵巳故老云昔者風俗醇厚
民勤畊織野有露積夜户不扃紅腐之餘且支旁
邑豈不均均言富教哉邇煽習爲駔詐故諡謚嗷
訌竊攘矯虔風之下也地僻而治亦難歟且壤交
閩粤致寇至往轍足鑒阨險弗可諼云

宜黃縣　最僻　簡　淳

阻山爲城臨溪爲池地僻土膏力田寡訟薄賦易輸素稱善俗而人材亦崖崖效地之靈可謂一方之勝矣爰自流寇肇亂淳氣漸漓民好忿爭士鮮禮讓然方諸宅邑猶稱美焉

金谿縣　次僻　次繁　刀

金谿重岡複嶺土沃稅輕民勉貿遷士勤學業若昭代之勳庸東然一邵舉首豈其雲林躍馬鍾靈固有自耶顧西連閩建駔儈生姦北接安東嘯虺爲盜往時清泥出沒依附草坪今巡司雖設而短狐依兔宅狂否詎勇在私闖睢耽狼戾幷入湯網罔悔亦異乎昔之金谿哉

樂安縣　最僻　簡　次刀

樂安縣在萬山中距府獨遠介于吉贛地僻民儉俗勇決尚義守望相助足以禦侮第任氣健訟不相能有古俠士之風而崴課不免包侵逃亡易于寓匿無亦風聲氣習使然與是邑雖簡僻而人情獨難馴擾者

東鄉縣　衝　簡　刀

東鄉故臨川東鄙也接桃峰之勝攄長林之險民
俗強悍易於嘯聚正德八年寇既平乃建茲治士
地廣饒人民稀少農務耕耘五穀徧野臨民六半
仰給家稱殷富焉但習俗難馴賢者不免貧民傭
刀爭聚爲盜駱逼省城浙直共億疲勞故在六邑
之中最爲刀敝云

吉安府　最衝　最繁　刀

吉安秦漢時九江廬陵郡屬南部都尉理所安成
名肇三國唐以後號吉州今曰吉安府府治擾江
上流南接章貢北竟淦水東控臨汝西躡袁桂規
士二千餘里喉咽荆廣唇齒淮浙神岡揖其前螺
山蹲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天作之邦
文章節義鳴中國蓋自顏魯公流風而歐陽公八
代颺舉文文山兩間正氣逮
熙朝雅盖翔翔匪秩文科第已爾顧岐旁比壤剿驟比
攸會遣館授粲鍵徼比告困矣主瘠民稠所資
身啖業鄰郡其俗尚氣君子重名小人務訟蓁之
軍民雜集豪猾姦騰吏治鮮效廬陵泰和最稱難
理永寧龍泉稍稍易與云

廬陵縣　最衝　最繁　刀

附廓地大物庶當江右一中郡俗勤儉有唐虞之風而修文秉節景行遑古廼厥笑賦稱蕪頭簀鮮綱胥魁移長度里俠詭籍神姦雲變矣至於訟牽束矢長格築舍故由折獄而摘宿僑布令而致囂柳文多舞平易擢自惟劒兒之材其鮮轅駒之逸邪

吉水縣　最衝　次繁　次淳

去郡四十里而近石陽挺標文水合璧蓋星分云君雲漢之干流詩書詔讀自閩閱闔闔而達隧鄙聲相聞也厥民力穡秭伎藝雖無陶猗之椽終鮮剸斲之豪故禮讓足觀壤賦勘逋訟繁希濶路遠崇期而委積易豫壞人亡虞在奔命也長吏其坐嘯臨之哉然邇滋頑戾橫議持人短長風之靡也良工之心寔維今之令平

永豐縣　最僻　最簡　刀

永豐三百距山蓋樂安寧都新淦所斗入興國一線又有鱸嶺五花之險爲閩廣綠林間道業有三巡司備之西界延吉水爲孔道而非亭館之交主田夷衍多上農俗務履方養名耻奇衺大都西北產美彥而東南地僻屢境山巇水激故人性輕悍

而健訟悪歎之餘民甚負責賦入愆期柱是乎課最患拙矣

泰和縣　最衝　最繁　刁

泰和濱贛水而邑原隰畏潦鄉谷畏盜地埶然也訟蜎興而賦獸逸剸課稱艱且路當吳楚閩越之周館人津吏頗繁苦矣邑西十里爲破塘口正贛水所擊射數十年來洪濤巃圮江勢將遠邑背而東徙民虞蕩墊堤障之謀岌維孔棘哉若廼崇雅砥節文獻雲蒸則自昔號彬彬云

萬安縣　最衝　次繁

萬安幅員多阻山童貢兩水襟帶之蓋慶州北鄰云而洞孽亦稍稍搏噬矣四民敏修業雅馴足稱告訐時煽竟鮮滑賊然地接交廣剽攫金者間致闌進而使車廬宿糗餼且相屬暨徵逋詰姦以是爲難爾

龍泉縣　最僻　次簡　悍

龍泉擾吉州上游西陲郴衡南控屡楚東連分水北綰新州固四塞之區也僻在西偏崇岡茂箐而禾蜀二源之水左右滙流環城東下民生其間省山川之氣大率獷黠俚黩而習爲薄悪且地交異

省陵陽六坑一帶窓邇萬年八面雪花等山峒盜
藪若蕭安黃沙諸處又與南贛韶廣賊路相通然
則龍泉雖褊小其吉州藩離而江右要害地哉控制
方略是在桑土矣顧唯訟牒希簡歲賦趨輸稱易
治云

安福縣　次僻

安福東接廬陵西連楚攸分宜北絡永新南引錯
吳楚而控荆湘引郴虔而走交廣隱然要勝之區
也武功秀徵廬溪瑩環鐘孕人文焯爍蓋南服
稱雄矣然學士執標榜而易嘩黃俠子爭睚眦而
鼓抃筆俗且重農務商尚嘗樂鬬志云南山厲嶂
勢如角逐以故風氣所固其然歟至於奸猾蔽糧
豪家怙勢雖稱僻壤號難治云

永新縣　最僻　次簡　刀

永新當郡西徼錯介荆東陲與羌水大洲諸賊巢
接壤蓋奸宄所蟠藪也且山勢險隘商賈罕達土
田磽确秔秫不豐故其民貧其俗悍君子矜節而
尚氣小人健訟而輕生治宰庸無事邪

永寧縣　最僻　最簡

永寧舊隸永新元至正間始割地爲邑而我

朝因之邑處萬山中險阻四塞既非舟車輻輳之會而郵驛並廢亦無奔走迎送之繁賦寡易逋訟簡易央其安靜善治之域哉

贛州府　最衝　最繁　悍

贛地最雄鉅東方千一百五十餘里山川深阻下瞰交廣東達汀漳西通桂郴定南爲南屏北順流下吉安以達會城建瓴四省形勝冠嶺北矣崆峒摩天章貢激石有湧翠流虹之勢而巍孤臺屹柱乎中節鎮牙纛縣建烏桓桓乎天設虎豹關哉四境綺嶂森碕北鮮夷曠歐田下錯羨水泉非大旱民不饑然亦亡管甕貲士風愿樸文教駿起而尚氣好鬬十二縣性習故相若也維是鬼蓋雜集供億實繁長寧定南及側新附生聚而教訓之佩犢狹亏矢有誅庶乎回心易嚮乃其小忍惡蓌爲則芒刃斧斤乖所用矣

贛縣　最衝　最繁

縣附郡郭爲幕府建節地賓旅闐交公檄旁午實稱衝劇人稠賦重案牘日增且流寓土著錯處飛語鉤箝未可卧而理也農積庾廩士趣文介然陽九賦氣弗馴故鄉多任俠婚規下鏡而栢舟之傷

奪志馬鬣之封逾度鳩鵲之巢涸宗噫救也父矣

雩都縣　次衝　簡

雩都東去郡稍近山環萬壑水合衆流扉葦星落而篠竹風會非僻途也俗尚儉士亦切磋於學適頗好訟祟鬼競富喜爭公賦漸通慾調劑得胍理亦易取効云

信豐縣　僻　簡

當府治之南昔三巢寇靖正咽喉地故郭陽有小江堡兵屯之戍頃方裂辑叛定南縣而斯邑廼獲安枕平原沃壤家給人足市無方言炊不糜食然俗尚浮華生計易殫而外郡之豪競蠶食之故糧虛籍闕且客主爲敵國頻年構訟廢暴滋熾寖寖乎窳矣

興國縣　僻　簡

興國在郡東北相去二百里而近接廬陵萬安之間地僻谷荒山巖水猛而田則腴民殷俗儉可稱樂土且畏法尚禮訟簡官閒號易治矣邇雖稍瘠習爲背公然得良吏一張絃其猶烹小鮮哉

會昌縣　僻　簡

會昌距府東二百里宋時祈雩都之九洲鎮置爲

縣時鑿井得硯甌有篆文云會昌故以名界連閩廣實巢峒出沒之區羊角水在上游命將耀兵當東偏一面民俗近淳輸潅惟謹故易治然地僻風伉多出武夫勁卒而路通武平私鹽左難詰云

安遠縣　僻　簡

在郡域東南三百四十里環山戴嶂鳥道懸車入而中劃夷行桑麻滿疇民居殷阜顧土曩別一佳境也　風俗閒樸以黃鄉之誓禁而今租稅獨先辦焉信非征亂地也惟割補長河新附之民徵輸尚未優習而巢峒思武間亡命追呼爲棘邇撫輯分建長寧縣斯亦易治云爾

瑞金縣　次僻　簡

瑞距郡東三百六十里陳石嶔岑綿江榮帶邑介其中土瘠民儉田家苦作不詭于訟事稱簡省特爲汀潮北指之衝且鹿谿羊迴私鹺盛行贛民汀商勾黨爲姦利法幾骫矣

寧都縣　僻　繁　刀

距郡東北三百六十里與廣昌樂安接壤民勤儉善事家人生產故以給足稱頃益靡浮且四郊多麓阡塍頗爲鄰畔所席擾而市氓之饕者隱官錢

黠者舞文法至蟠食長子孫爛爛得箋改其治訟
蕉穢而逋賦很籍遠鄉頑梗滋甚至議分官就飲
焉豈非以難馴故邪吏茲土者其辨之

龍南縣　僻　簡

縣在郡南四百里岡岫莽合林箐豐蓊飛泉接田
歲旱弗涸曠土旣多民能力墾未食饒矣然風氣
悍勁喜鬬戎與國召援一呼而偏師可集強者奮
嘗稱冠軍與巢峒相尋盟然不可部勒以律稍束
逕則盡譁馬牛風矣但習俗樸魯無博簺優倡之
誘蓋可激以義者往三巢未寧爲郡南蔽今叛定
南衝當阨塞柁是龍南遂爲腹裏可善治云

石城縣　僻　簡

石城東接閩汀距郡治四百而遥環縣皆石矗矗
如城故以名焉有龍巖瀑布石筍參天之奇地居
僻壤土著貪弱而僑居強盛抑風氣使然歟饒稻
梁鮮遷貿士知向方而賦清訟簡庶幾哉與民安
堵也

定南縣　僻　簡　瘴

定南故巢峒地隆慶中撫勦安集之始析龍南信
豐安遠三界鄙夷之民設治於萬山之巔峯岡洌

頭爲其唇齒相距三十里而近其間險遠去漳之和平又聲援遼絶鉦桴竊發獨以孤城彈壓居民無百室之聚危弱矣且商旅弗達鮮食木食猶然艱之地復瘴癘民性儇悍吏務羈縻難以文法治也頃謂下歷廵司爲邑中道謀徙縣辟於此而湫隘域民弗便故議輒報罷

長寧縣　僻　簡　瘴　八

自長遠南入蹙道榮廻抵其境則村落四布蓋葉氏所憑陵窟宅也萬曆三年反側子歸命秦建爲縣新城百雉雄堅未圖初附之衆儇詐弗仰駕馭頗難然竟椎魯堪結恩信惟憂秋間嵐瘴薦蒸吏人每患苦之或曰習能亦無恙云還定安集迄爲寧宇非定南所恭也

南安府　次衝　次繁

桄南安自秦漢來未有名號孫吳始縣宋爲軍元爲路

國朝爲府皆仍其稱啓封疆千五百餘里襟江西上游接南荒之境迫東粤而帶郴桂表以庾嶺旭山滙以砻江章水隆然南徼形勝哉山多田磽陋故收挐算寡而平縣征重俗儉養侈奠疾疢祠鬼嵐

氣襲人四縣一也昔庾義楚粤之侵廉猶城社之
變儀鑒弗遠通故營伍周衛而列邑城鄣相臂指
民庶免無恐焉然狃安生玩當事者其誦苞桑也
乎

大庾縣　衝　簡

大庾者以漢擊粤將軍庾勝築城於此故邑與嶺
因名焉地當五嶺最東樞廣引閩谷長山遂據上
流而遏邊徼以南島之重貨貢篚所梯航也函節
既通星車攸逐賓旅牢饋蒸蒸已賦役云重而算
事弗實故流移雖少而催科爲勞賴民淳訟簡盜
亦屏迹於斯稱易治云

南康縣　衝　繁　刁

南臺山峙芙江水瑩其壁立繚繞之勢亦南庾佳
麗地也衣冠文物甲諸邑而水陸經行處廩稱匱
習俗尚氣嗜利告訐成風壞則多負蓋南郡所指
名岩邑也邪

上猶縣　僻　簡

上猶在山谷中爲江籓邊邑舊治編户雖廣而橫
水桶岡諸峒接壤雄韶萬山會焉是爲虎冠者嵎
負正德中王文成公湯平之析立縣治縣是底定

然西北連楚桂東頗爲要害而浮龍疋袍之間巡
司設焉地近南荒瘴癘時作其俗宋効忠義今習
禮文士果而毅民頑而剛稍使之不以道則譁然
起持人短長然野多畊耨之民山饒竹木之利淳
崇義縣　僻　簡
縣本新造餘風未殄昔羣人稱亂新建剿而撫之
因割庾康猶之土農以文編户而新民亦知向化
是以邑號荒落俗稱淳厚公賦謹輸男則採山種
靛女則績葛織席以爲生業供應不煩詞訟不擾
猶爲善邑
獨郴桂僻盜當預防門庭焉爾
臨江府　最衝　次繁
臨江亦筠州地宋始改清江爲臨江軍以袤贛兩
水合流入江故名幅員廣袤三百餘里而閣皂玉
笥所占洞天一福地二蓋寰中最勝處云郡居江
籍之樞梭袤控瑞通梁粤帶屢吉爲方舟環涂之
會合方氏告勞也地狹民稠趣利逐末先志曰君
子尚德崇禮小人勤力知分迺頃寢不如古而好
爭習惰侵乘倒置之萌出然矣顧猶士風文茨淳
氣未盡泱裂故教化易奏焉

清江縣　最衝　次簡

附廓形勝勤劇與郡埒萃江之滸永泰樟墅南北商舶鱗集凡田之環閤皂福地者稱上上宅多砂确畏旱而春江之漲又苦潦民龐儉奉公訟鮮囂怙磐宗流韵畏義矜儉治法馴矣惟東北界羊腦者夙相煽遞檄豐城高安暨本邑三巡司遞詥之庶幾無患云

新淦縣　最衝　次簡

新淦者水源經淦山入江而名也表以百丈峰侵碧落有葛仙奇跡衍疇嘉穎故財貢易而珍館充俗質義績學恥角訟可縣象覩理之矣然地瞭長江屬薩時作若老淦烏口諸地固覘伺竊發之叢也巡兵雖設寧遂忘西顧已乎

新喻縣　次衝　次繁

即喻水爲邑號有雲岑王几之表而蒙山寔老子睥地朱紫陽謂五星奠位宜產名賢縣今以談士族秉禮棪文介節流光盛矣第民胥悍喜爭而公賦乾沒於十賴經界失均於兼併邑之繁難惟此爾

峽江縣　最衝　次繁　疲

峽故巴丘石陽地與塗吉爲鄉風氣漸陶士守清
議民用儉縮然土瘠故多貧逋流移且持遼曠爲
驕悍建邑置吏祁指以此蓋歷三紀而風未移也
矧值周行事宜且蠲與長吏躍躍難之焉

衡州府　最簡

衡古宜春侯國隋因山名州東臨南吉北瑞西楚
長沙寔爲封畛秀水淥川五臺山峽繡錯井疆如
繪蓋江山多勝遊詩記之矣俗織喬樂耕稼廛廛
食土之毛賦稅及時閭里無事猶有房次律韓昌
黎遺德云地當湖湘蜀粤滇黔孔道供億爲繁宜
春分宜萍鄉並受其衝惟萬載差僻爾民愚易
法而蚩文視昔鍛鬬且賦重財詘水旱盜賊易煽
豈嚮所謂簡醇者哉

宜春縣　次衝

宜春界連五邑間錯楚瀏民無山澤之饒耽逐什
一之利安於儉嗇能絕丼毛藻繢之奉雖匪膴積
温厚而饒石儲不敷也故上供維時訟牒希闊吏
治易起焉或曰風淳而敝滋玩愒政繁而勢或齟
齬是在明作者前籌之

分宜縣　次簡　疲

分宜者宋雍熙間分宜春東壤而治也昌山矗巒
表水瀉秀鍾僊對綰其口袁嶺筆列於北鈐岡屏
揷於南蓋四塞淑靈之奧哉民勤敷蓄鮮服賈食
士自有餘饒豈不媲媲稱樂國乎頃以奪柄臣產
抑民黨而倍其直於是邑里瘡瘡無完室矣重之
館候繁交財力兩詘蒞治爲艱

萍鄉縣　次衝　淳

圖經曰楚昭王渡江於此得萍實故相傳以名縣
云地接湖湘凡取道入郡者南攸北瀏其岐旁也
鳳嶺羅霄郡之峰巒屹立蓋大江以西一門户云地外
險中夷夙稱膏野而文昌久瘼三面並楚洞庭饒
波崔苻時作椎剽相逐莫可窮追厥初肇域迺司
交控若安福界之大安揷嶺舖之草市瀏陽界之
安樂震鄰備故廩廩矣然則豫除戎之畫振鼓篋
之風文武維所用哉

萬載縣　最僻　次簡　乃

萬載當郡北更北在寧州境也東上高西瀏陽鵞
峯諸峰隘之客時時走筠陽間道来故亦當亭衢
十一往歲湖湘亡命闌進陬中議設黎源守焉亂
是用戢第富民習隱匿爲奸利猾吏巧舞佑之且

矜襓忮喜生訐謝康樂風流安在哉吁蓋難治甲

四邑矣